

虎
魔
劍
俠



許吟秋

著中華民國卅壹年正月

武俠擊
技小說

虎魔劍俠

上集

華新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出版

虎魔劍俠

上集

實價壹元二角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者 許吟秋

發行者 王璞

印刷者 華新書局

總發行

北京西單中商場
天津大胡同路東

華新書局

外埠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武俠說
技擊小

虎魔劍俠目次

第一回

柳綠桃紅陌頭逢惡霸
林菁樹壑蹊徑遇英雄

第二回

求師心堅險境難阻志
為友情切危樓幾傾生

第三回

鐵馬鳴風焚香懺宿孽
哀猿嘯月倚劍動新愁

第四回

紫竹院中主僕雙習藝
白雲軒內幻魔兩試心

第五回

喚渡汾河雙英誅水寇
採桑阡陌弱女斥淫徒

武俠擊
技小說

虎魔劍俠

上册

許吟秋著

第一回

柳綠桃紅陌頭逢惡霸
林菁樹蕊蹊徑遇英雄

却說山西寧武城外，有一個繁華市鎮，名目喚作丹鳳村，這村子據說在殷末周初之時，曾有一隻五彩斑斕鳳凰，飛至村外梧桐樹上，一連住了三宿，鳴了三聲，方才忒楞楞的飛去，這村便因此而得名了：丹鳳村中居民，約摸也有五六百戶，其中以陳郝三姓人丁最繁，勢派最盛，無論那一朝代，皆有子孫在外爲官作宦，立業圖功，所以他這兩姓，便即推爲丹鳳村中的望族了，如今說那陳姓門中，有一家名叫陳玉麟的，書香瀟灑，筆硯傳家，惟至玉麟一輩，他因秉性十分淡泊，不以富貴功名爲念，每日除與夫人夏氏教子課女，清理家政之外，即以蒔花種竹，酌酒吟詩消遣，這倒也是神仙一流人物，光陰荏苒，轉瞬

又是新年已過，鶯花齊放，二月季節，陳玉麟一日走進書房，看見兒子世傑，愛女蘭姑，俱皆生得品貌典麗，秀骨珊珊，並且對於攻讀針黹等事，又都非常勤勉精心，當下心中很覺歡喜，因即走回上房裏面，和夏氏笑笑說道：「我看世傑蘭姑兄妹，讀書倒很十分用心，將來傑兄中個進士，作起官來，也不枉了天恩祖德，和你我教養一場。」夏氏聽見丈夫這般誇讚，心中自是喜悅，因亦笑笑言道：「傑兒今年十九歲了，明年春天，便可下省赴考，如果名列前茅，後年大比之期，一定送他進京應試，只可惜老太太去年死了，不能親見孫子飛黃騰達。」玉麟聽畢夫人之言，便唔呀呀呀兩聲道：「後日是寒食佳節，凡是新喪墳墓，總應在前兩天祭掃，差幸你提起老太太來，要不，那可真忘記了。」玉麟說到這裏，即叫丫環傳出話去，令廚房內趕快配搭幾樣祭饌，要趁今日天色尚早，去到老太太墳上祭掃，夏氏聽見丈夫吩咐，遂急喚進世傑蘭姑，令他二人換了兩件衣服，自己亦忙忙粧飾一番，他全家骨肉四口，帶着兩個家人，

一個大了環青兒，便迤邐向塋地行去，蘭姑生長世宦人家，芳齡已踰及笄，日常輕易不出門兒，如今驟然來到外面，看見那青山綠水，碧柳紅桃，燕剪鶯梭。漁歌樵話，自然覺得心清氣爽，日曠神怡，少時來至祖母墳前，祭奠完畢，天空裏面已是歸鴉陣陣，夕照銜山，玉麟因恐時間過晚，不敢耽擱，遂卽領着夫人子女，踏上歸程，走到距離村口不遠地方，忽聽得一陣鳴鏑之聲，由遠而近，他當忙四下裏一瞧，果見正北樹林子內轉出一列人馬，許多錦衣花帽兒郎，繫抹伶俐，背插金鑲玉飾彎弓，腰懸綠絨魚皮箭壺，肩架利喙犀爪黑鷹，手牽豎耳凸睛黃犬，一路咕咕呱呱，嬉嬉笑笑，擁簇一個頭戴萬字英雄巾，身穿紅綾繡花白摺箭袖袍的少年，騎着三匹雪白高頭俊馬，如同潮掀浪滾，湧湧而來。玉麟看見此等勢派，只道城內官員子弟，下鄉圍獵，急忙吩咐夫人小姐，向路旁小徑中避去，誰知那馬上三位少年，騎至跟前，忽然離鞍甩鐙，跳下馬來，對着玉麟拘拳含笑，道：「陳老世伯，咱們多日沒見面了，小侄等這廂有禮

呵。」玉麟抬頭一看，暗道兩聲：「慚愧」原來這三個少年，乃是本村田連阡陌，甲第綿亘，接交官府，欺壓良善，居住飛虎寨內，姓郝名霸，綽號賽玄壇，又名鎮山西的二子一婿。玉麟知道郝霸子女，俱有一身了得武藝，長子郝鵬，生得體長面瘦，腰細膀寬，腮喙嘴尖，朱眉赤眼，外號人稱火眼猴猊。次子郝鵬，長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惟從先天裏面，帶來一副色骨，尤喜穿花花綠綠衣裳，一般志同道合的淫賊，便與他送個綽號，叫做粉蝶兒郝鵬。他女君芳名瓊英，生得千嬌百媚，苗條多姿，是慧空尼姑徒弟，學得一身絕好本領，人家因她打扮素淨，不愛濃妝艷抹，便稱她爲白衣仙子。女婿吳繼仁，他父親吳騰蛟，原是山東有名海賊，只因死於賽方朔阮平手內，便卽逃來飛虎寨中。郝霸見他心機靈巧，計譎策奇，自己給他起個綽號，叫作神算子吳繼仁，又因和他父親八拜之交，故當繼仁來時，即行實踐前言，叫他同自己女兒結婚。玉麟原也認得繼仁，惟恨他倚仗郝霸勢力，魚肉鄉里，如今瞧見他們三人，當同郝家

弟兄敷衍道：「二位小郎不必多禮，尊翁大人在家納福可好，賢昆仲今日出外遊獵，想必又是飽載而歸哩。」吳繼仁見他不理自己，祇和兩位舅子攀談，心中正自生氣，嗣見路旁小徑之內，掉得有塊腥紅絲巾，他急忙拾了起來，背人一瞧，奇香撲鼻，知是女人所用之物。繼仁將巾塞入袖內，四處一張，果見那旁土地祠後，佔得有些男女，他當忙拉了郝鵬一把，也同時瞧看明白，知係陳玉麟的眷屬。郝鵬久聞玉麟有個女兒，名叫蘭姑，長得國色天香，只沒機會見着，今日覲面相逢，怎能輕輕放過，因假作散步模樣，同繼仁走到左近一瞧，郝鵬這一眼不看則罷，如今看去，只將他樂得口張目瞪，暗中連喝「好妙人兒」不已。少停見玉麟向兄長作別，他方同繼仁急回，仍然跨上馬鞍，像潮水一般的湧去了。玉麟見他們神情，心裏正自不樂，當即帶着家屬，快快回歸府內。過了十幾日兒，玉麟剛用畢飯，忽聞郝府差人來拜，及至將其讓了進來，見是郝霸替他次子求婚之事，當時即加婉言拒絕，又過了一兩個月，玉麟更接到郝霸一

封請帖，是他長子新慶弄璋，請他去喝彌月喜酒，玉麟拿着這個帖子，沉思道：「俺和郝霸雖然同村居住，却從沒有慶悼往來，他今忽然請我，必定仍爲蘭姑親事，想俺陳家乃是書香後裔，清白人家，怎肯將個如花似玉女兒，許與惡霸爲媳，我那怕拚着這條老命，亦不能答應此事。玉麟又恐郝家強橫無禮，派人搶親，他當復思索一回，最後決定一個主意，是將他們母子三人，打發到雁門關外，渾源縣的岳丈家裏住幾時，暫時方保萬無一失了，玉麟這樣籌劃完畢，隨即走入上房內將此事的前前後後，向夏夫人述說清楚，依着夏氏意思，是要丈夫一齊同去，免得吃人的虧，此時世傑也知道了，亦勸父親暫避鋒芒，走乃上策，無如玉麟爲人方直，性情更是孤介不羣，對於夫人公子勸告，俱是置若罔聞，並在當夜五更裏面，即將家中珍貴什物，打了三五個大小包袱，令老管家陳通帶着幾個男女婢僕，沿途保護，夏氏雖不願意，但亦莫可如何，只得携兒偕女，含悲忍痛的走了，玉麟將眷屬打發走後，心裏轉覺輕鬆無比，他將就

睡了一忽，待至晌午以後，便換上兩件衣服，帶着一個小僮，大搖大擺去往飛虎寨赴宴，少頃走到郝府門首，遞進一張名帖，霎時之間，只見府內中門大開，便有許多錦衣花帽兒郎，吹笙奏樂，品竹彈絲，一對對排列出來，約有十數餘隊的光景。緊接轟隆隆鳴過三聲大砲，又是七八條彪形大漢，俱長得獐眉惡目，膀寬腰圓，挺胸凸腹的走到門前，分列兩廂，玉麟在此時候，更聽大砲連響九聲，一片音樂奏起之後，當見郝霸頭戴逍遙員外巾，身披紫紗滿繡金花英雄氅，銀鬚飄洒，精神滿足，帶着二子一婿和一個花容月貌的妙齡女尼，昂首闊步，迎接出來，瞧見玉麟軟巾輕服，身後僅携一名小僮，當即跨步近前，拉住他的手兒，哈哈大笑言道：「老鄉翁不嫌簡陋，惠然降臨，俺郝霸迎接過遲，尙望海涵一二。」玉麟聽了，遂亦強顏笑道：「令公子喜慶弄璋。下愚拜賀來遲，亦請老員外多多恕罪」。郝霸又同玉麟寒暄幾句，當即拉住他的手兒，望裏行走，玉麟進到府內，見各處懸燈結彩，熱栢焚香，果像辦喜事的模

樣，少刻到了客堂，玉麟吩咐小廝將禮物呈上，郝霸又遜謝一番，便向玉麟笑說道：「老鄉翁，俺們雖然住在一個村子，却有三五年沒有見面，不想你的鬚髮也花白了。玉麟聞說亦笑言道：「下愚疎懶性成，平日多沒登府拜望，老鄉翁兩鬚雖露霜顏，但精神仍如當年矍鑠，目下二位公子均已成年，且俱英氣蓬勃，鍊達精明，將來前途實真未可限量哩」。郝霸聽了，心上頗爲歡喜，因卽乘勢向他說道：「老鄉翁誇獎過分，小兒輩怎質克當，但若談到功名一層，別言他弟兄馬上馬下，長兵短劍，樣樣都還可以去得，即使沒有硬實本領，如今朝內有俺義父栽培，他倆要做大官兒，那倒不是一件稀罕之事哩」。玉麟是個品清志潔的人，聽見郝霸這種言語，心裏着實憎惡萬分，他在此時，正擬起身告辭之際，突聽郝霸繼續言道「陳老鄉翁，俺那次子郝鵬，至今還沒訂下親事，久聞汝家令媛蘭姑，生得才貌雙全，今古少有，某家日前打發媒妁登府求婚聽說是鄉翁尙未答應，今日俺的孫兒滿月，又是上好的黃道吉日，鄉翁若

能懂得交情，現在卽把令媛生庚開出，咱們對上這頭親事，那怕汝想做個堵遮官兒，俺也與汝掏摸的出來，假使不給我一點面子，那底下的事兒，只恐有些對於鄉翁不利哩」。玉麟聽見此言，果是不出自己所料，他此刻因將家屬送走，心裏並不着急，於是微笑言道：「郝老員外，俺今日來到府上，乃是承蒙招致，慶賀令孫彌月，並沒言及附談婚姻，假如再提此事，下愚只好免擾盛筵，立時告退得了」。郝霸見玉麟說到這兒，立起身來要走，他當下哈哈大笑兩聲道：「好個不識時務的腐秀才，汝隴外面的門，俱皆下了鎖鑰，不得某家言語，便插翅也難飛出去呵」。玉麟聽他這話，急忙回頭一瞧，果見各門俱已緊緊關閉，他當冷笑一聲道：「關於求親之事，某已將話表白清楚，再說俺的女兒，又非待字閨中，却如何悔得人家前約，來與令公子來結絲羅哩」。郝霸聞說，卽向袖中摸索會子，掏出一條紅汗巾子，抖給玉麟看道：「陳老頭兒，汝別再說夢話，這塊軟香羅紅汗巾子，汝姑娘早已贈給我兒子，作爲同偕白首

信物，他二人一個郎情，一個女義，私下往來已經數月。汝這個昏庸討厭老阿物兒，何不學俺開一隻眼，閉一隻眼，由他小兩口兒如願以賞，却爲什麼從中苦作梗哩」。玉麟看見那塊紅巾，果像女兒常用之物。不知怎樣落在他的手裏，如今聞聽這些話言，更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烟，當即指着郝霸大聲言道：「好哇，郝老頭兒，我女兒絲巾原是遺失下的，你却如此無故誣蔑，這個詆瀆人家閨秀罪名，今日要打到你腦袋上了。」郝鵬一旁聽了玉麟之言，便恨恨瞪了他一眼，隨即拔出腰中寶劍，正要向他劈面砍去，那玉麟明知躲也無益，當把心一橫，閉上眼睛等死，誰知他的鋼鋒纔舉，却被郝霸用手一攔道：「我兒暫且不要動手，待爲父再問問他，看他依允親事不依，假若還是不識抬舉，那時再殺也不算遲」。玉麟沒待他說完，復睜開眼吓一口道：「俺女兒乃是清門閨秀，豈肯給汝這強盜爲媳。沒的不玷辱了好名好姓，汝殺便殺，老爺若是皺皺眉毛，也不算得知書達禮的儒門弟子呵」。郝霸見他如此倔強，一時倒

沒主意，吳繼仁附在他泰山耳旁，低低說了幾句，那郝霸笑笑點一點頭，即教郝鵬開了門兒，帶着幾個豪奴惡僕，騎上馬匹，一氣奔往陳府搶人。誰知馳到那兒，撲了個空，便憤憤的又奔回來，先將經過情形述與父親知道。那郝霸嗜了一聲，隨即向玉麟道：「老瘟狗兒，趁早將汝女兒去向說出，老爺不奈何汝，若有半個不字，那汝今天休想得活命呵」。玉麟此時咬緊牙關，搖頭只說不知，由汝如何恫嚇，他便連話也不說了，郝霸一時怒氣上湧，值想把玉麟一劍揮成兩段，還是郝鵬一心眷戀蘭姑，生恐殺了玉麟不能成就好事，便極力的從旁勸住，郝霸因為愛子心切，不忍過拂其意，便將玉麟上了一根腳鐐，送到後花園裏，萬花樓下一個地室中收押，每天着人送些茶飯，每隔三五日兒，還要帶出審問蘭姑去處，不言玉麟此後過那地獄生活，單說跟玉麟去的那個小廝，名叫吳忠，他被郝府家人轟攆出來，一口氣跑回家中，見着管事陳貴，便如此這般，連哭帶說，將各情形告訴出來。陳貴想到這事不妙，便忙請了幾位本家爺

們，將這事體經過，說與大眾聽了，誰知都是束手無策，陳貴看見這種情形，明知哀求族衆亦是無法，一日又聽得一種惡耗，說玉麟因爲不說家屬去向，反痛罵郝家父子，將郝霸招得怒起，將玉麟生生一頓亂棍打死，陳貴聞知這種音訊，連魂魄都吓掉了，他當吩咐吳忠一千同伴，好生看守家宅，自己忙即收拾一個小小包裹，不管黑夜白天，陸地水程，匆匆趕出雁門關外，越過翠屏山脈，一直撲奔渾源縣白沙溪村外祖家裏，報告這個消息，到得那裏，天已二鼓，陳貴搗了一會兒門，裏面的人問明來歷，急忙把門開了，將他讓進屋去，一面即進上房稟報，原來夏氏的母家。也是書香世族，詩禮傳家，待到她父親夏安仁一輩，雖然亦從科甲出身，克紹箕裘，惟惜丁支不蕃，僅生下夏氏一個女兒，後來二老齋僧佈道，因濟貧窮，做了若干功德，果然隔不得三年五載，又添了一個公子，書名叫作承基，如今也是年愈不惑的人了，安仁因自己只此一點血脈，不叫承基謀求功名，只在膝前供孝承歡，給他娶了一房妻室，娘家姓趙

，沒有五年，便接連生了兩個兒子，長子夏明今年二十四歲，長得像貌清奇，體態飄逸，安仁令他奮志讀書，以廣續祖上遺緒，次子夏彪，比他哥哥小兩歲，生得虎頭豹額，體健魄強，說起話來，聲如洪鐘一般響亮，安仁見這孫兒不但身體結實，且氣力亦踰常人便在家中請了兩名教師，令他學習武藝，以便將來博個馬上功名，封妻蔭子，安仁因本年五月二十六日，乃自己七旬大壽，又因女兒數載都沒歸寧，心中十分想念，日前他母子三人到來，心上自然歡喜，後來夏氏乘着沒人之際，便把郝霸偈訂親事經過，詳細訴與父母兄弟知道，承基聽見姊姊說畢，連連搖着頭道：「俺姊丈性情孤介，滿肚皮不合時宜，如今你們母子逃走，那郝霸豈肯和他善罷干休。」安仁聽說也抱怨女兒，爲甚不勸姑爺一齊同來，依着他的意思，便要承基去到寧武，邀請玉麟來家，誰知過了一兩月兒，也沒不好消息到來，夏氏等人甚覺放心，不想這日夜裏，陳貴趕到夏府，那時夏氏業已安歇，忽然聽見門子的話，說寧武家裏打發人來，身上便